

草木八记

王超

莲花

夏日的桓谭公园,尤以莲花为盛。一塘碧水,万朵攒动,像过节似的热闹。偶有风起,左右摇摆,娉婷婷婷;待至月下,似醉若醒,朦朦胧胧。花以粉红居多,白色次之。粉有娇气喜气市井气,入画多,人求其美好。白有清气雅气佛家气,入诗词多,人求其洁,更求其大道至简。一遇闲暇,我总要到荷塘边,走走看看,不仅看花,也看叶。有叶无花,少了灵动;有花无叶,少了铺排。花叶相映,卷舒天真。这样的日子,很好,但也很快,就像放电影一样,叫人来不及反刍。而我,却像王羲之所叹: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梅花

腊月之相城,可看的也只有相山上的梅花。

梅花,亦称梅、春梅、千枝梅、红绿梅、梅。梅之性,喜淡,喜冷。于驿外桥边,亭台楼阁,湖畔山岩,庙前寺后,皆可植之。尤于丘壑破石间,更见其性。

相山之中,不知前人有意为之,抑或无心插柳。梅树三三两两,散落于山之角落,隐没于杂树之中。我所常见,以两处为好。一处为山阴道旁,有百株左右,植以红梅、白梅、春梅。人行树旁,有稀疏花萼,密密缀于枝上。一处为曲廊亭畔,有五六株腊梅。枝上星星点点,花姿迥异。或含苞,或绽放,或晶莹,或剔透,或俊逸,或清幽,不一而足。余忍不住,摘下一朵,虽手有余香,但环顾左右,无人可赠。梅凌寒而开,从其习性言,理应如此。若春行秋令,勉与桃李同尘,强与百花争艳,却悖于常理。故人赞其英姿风骨,吾独不以为然。梅之习性,开于早春,唤醒百花,并无他念,仅为生长开放而已。不管春雪霏霏,抑或春雨淋漓,更或春阳灿烂,时节到了,它便开了。开在春雪里,便为勇士;开在春雨里,便为使者;开在春阳里,便为仙子。它只是花,不管你赋予它何种标签符号,它都会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做真实的自己。一朵花,一个生命,一个世界。佛云:一花一世界。除此,无他也。

玉兰花

老市委院内有几株白玉兰。个头不高,但叶子大大的、硬硬的。每天经过,视若寻常。特别是在肃杀之季,孤

零零的只剩下枝干,在清冷的月夜里,张牙舞爪,鬼似的。可甫一入春,光秃秃的枝头,居然开出又白又大的花,白是那种象牙白,幽幽静静,大大方方,有大家闺秀的气质。猛然入眼,让人又惊又喜。有风吃过,香气扑鼻。就算写十首诗赠给它,亦不为过也。古人有“草木有本心”之句,它不会因委曲而不开,也不会因得意而乱开。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玉兰花花期很短,不几日,就会凋谢。语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故此花一开,当看得一日是一日,赏得一时是一时,不可留下遗憾。此时,忽然想起远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因疫情两年未归,心中不免生出挂念来。“昔年在天涯,今春未及家。淮北三月归正好,满城俱开玉兰花。”可惜,今年的玉兰花女儿又看不到了。

桂花

我居住的小区旁边,种了几株桂树。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可到了中秋,相约而开。初有清香,后渐次浓郁,沁人心脾。桂叶,密密匝匝,重重叠叠。桂花,细如米粒,小巧如星。行于树下,抬头秋水长天,有风吹来,有花落下,黄雪铺地,甚是可怜。古人有把桂花簪于鬓间之雅兴,而今人多埋首于红尘俗世,早已忘却。且罢,让我享受这无尽之妙处吧。然,几场秋雨过后,再去树下,花已荡然无存,仿佛不曾开放过,只有叶子蓊蓊郁郁。桂花有金黄、白黄、淡黄、橙黄、橙红各色,我独爱橙红。有秋天的味道。

石榴

办公室门前有两棵石榴树,左边一棵,右边一棵,不知何人所植。我来这里时,它早已苍苍亭亭。与梅花、玉兰花、紫薇、木槿、桂花相比,石榴少了些雅趣,但多了些喜庆。和而不同,君子之风。当年,种花的人,可能也是这么考虑的。春天的花一谢,就到了石榴花的季节,它一朵朵,在叶子中间,闪闪烁烁,红的让人心颤,热烈到了极致,像极了新娘子头上的盖头。人们常说,荷花代表夏天,其实,石榴花亦可代表。它热烈热闹热情。生如夏花之绚烂。我想,说的应该就是榴花吧。有人说,榴花过犹不及,当要适中。但没法子,热烈是其天性,一往而深,更让人惊心动魄。到了秋日,榴子初成,有秋之喜

气。入了冬,惜此榴不能食,任其凋落,叫人无可奈何。

芭蕉

古人云: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世间风物,樱桃最有喜气,芭蕉最有仙气。相山盎趣园亭旁有两株芭蕉,冬来枯如死木,春来复绿,初盈盈一握,甫一经雨,渐葱葱郁郁,不久即叶大成繁,阴凉匝地。远观之,恍如绿萼佳人,翩然出世,清新脱俗。有雨来时,有哗哗之声。雨打芭蕉深闭门,有热闹,更有孤寂。读书人最有意之。当然,不读书,安安静静听这雨风滴沥之声,亦别有风味。

松影

相山有松木棵,当不止。多是罗汉松与马尾松。松本草木,只因耐霜雪严寒,抱得大名。有风掠过,忽如春雨淅沥,忽又如万马奔腾,忽忽复如波涛汹涌。吾喜松涛声,然更喜松影,松影之中,有无穷秋意和禅意。至日暮,古寺钟声响起,有虫子低吟,有月光铺地。松影,塔影,檐影,月影,人影,倘惶迷离,无边的松林恍如融进清澈的水中。人在松影之下,有清冽之感,更有空明之味。古人写松之诗极多,独喜“空山松子落”一句,恍如松影一般。

蒲草

家门口有一池塘,一到春天,便忽啦啦长满蒲草。初出水面,纤纤弱弱,不几日,便亭亭玉立,青翠欲滴,如柄柄绿剑,直指天空。到了初夏,便密密麻麻。有风来,便左伏右倒,宛如舞蹈。朝有飞鸟掠过,暮有水禽栖息。至夜,有月出,惊起一鸟,盘旋半空,不一会,复归。万籁俱寂。蒲草多生于荒滩野水之畔。城里居然能长出一塘蒲草,亦为少见。这草木之物,让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多了一份自然,更平添几份诗意。世人多羡慕“诗与远方”,其实,诗,在远方,亦在近处。只不过,世人多视而不见罢了。蒲草除精神功能之外,它还有实用功效。到了端午,采几片苇叶,可以包粽子;平时,煮稀饭时,放一两片,一锅清香。此外,蒲草还能做蒲席、蒲鞋、蒲枕,以及僧人打坐的蒲团。人若能枕着一湾水泽清香入睡,或者坐在蒲团上读一本书,品一杯茶,想来,亦是件很惬意的事情。

回家的路

金明敏

小时候,躺在母亲怀里,
数着夜空中点点星星,
听母亲讲家乡的故事
——飘香的粽叶、阿公的乌篷船,
朦胧中,伴着温暖。

上学后,捧着书本,
望着梨花散落的农场,
在记忆中,
苦苦寻找着家乡的踪迹
——亲切中,倍感遥远。

结婚后,伴着妻子,
追着蓝天碧水间自由飞翔的海鸥,
放飞自我,
在软软的沙滩上,
留下一串串深深的脚印,
就像踏上回家的路上。

如今,
牵着孙儿的手,
继续叙说着家乡的味道和故事,
越发有了和模糊。
愁容中,夕阳泪下,
带着丝丝伤感,
望着无边的海岸,
苦苦寻着——
早日踏上回家的路。

当我爱你

梁作成

当我爱你
一年的星辉再次坠落于银河
灿烂了你的眼
摇曳了你的影

当我爱你
酸葡萄已有了甜蜜的气息
那滑落的雨露
是不是你的清泪
璀璨闪烁
绘出爱情的轨迹

当我爱你
我在时光的反方向前行
每一次失重的脚步
都是一颗晶莹的心
在秋天写下的缠绵诗句

相山赋

刘长权

辛丑深秋,霜降寒凉。红叶流丹,黄菊飘香。与君同游,迎朝霞于电视塔前;并肩吟唱,沐秋风于万丈碑边。相峦逶迤,北接徐州云龙之余脉而蜿蜒,南临口子酒水之萦回而激荡。

古相城,今相山。春秋为宋都,大秦泗水治,两汉称大沛,魏晋有余辉,隋唐汴水流,宋金窑火盛,濉溪交汇处,耸然有古城。览胜古迹,赏人文景观。渗水崖汨汨清泉,甘比琼浆;人工湖旅人如织,游船如梭。山泉细流,浇灌历史长廊,细说历史变迁:夏相城,秦泗水,西晋为沛。南朝郡,隋濉州,临涣归唐。炮声隆,血成河,此属豫地。将军亭淮海战役功勋石,粟裕名将,展一代雄风;纪念馆淮北爱国育人基地,开渠宗师,受万人敬仰。杰作立相城,煤城之子,戏剧家梅兰芳,教育家蔡元培,惠泽一方。

看秋阳普照于植被满山,听秋风轻抚而茂林苍苍。绿影婆娑,野果飘香。鸟鸣,心旷神怡;蝶舞,心花怒放。步道蜿蜒之通幽处,小溪欢歌之唱远方。揽森林五色之瑞光,获佳篇万首而倩朗。

耳闻山涛,目浴山光。感天地于赐恩惠,慨日月而著华章。廿里山脉,风月无疆。南接濉溪,五路贯通,鳞次栉比高楼之幢幢。北眺运河,南北水调,望秋水而茫茫。东连淮北北站之坡里,游客悠然于八方,高铁新区积蓄待发。西临淮北西站之凤凰城,凤凰翩翩起舞,食品园区处处飘香。山风徐徐,流水汤汤。兴悠悠,赏名卉于饮马泉山庄;乐融融,品山珍于黄里村农家。

金风荡荡,雁阵行行。游人如织,拾阶而上。不惊大自然神功之造化,而美勤劳双手

窗外柳丝迎日摆,
帘前月季笑颜红。
南湖清露遮微雨,
北苑晨风漾碧空。
今日开怀歌一曲,
悠然自得醉痴翁。

秋后相城

胡松

秋后相城,凉意渐生,相山依旧郁郁葱葱,却不再暑意蒸腾。拖着空调房里待了两个月的身体爬上将军亭,却不想邂逅了初秋的第一场雨。

秋雨微凉,目光所及,相城却似水乡。

站在将军亭俯瞰,雨幕下的相城仿佛化身一幅博物馆里的水墨画,充满了历史沉淀的厚重感。山下马路上疾驰的汽车,无意间碾碎一方水洼里倒映的天空,又为这幅静逸的画卷添上时代的动感。这一刻时空仿佛交错。

相山的将军亭见证了当年淮海战役的最后一战——陈官庄战斗。红旗飘飘战马嘶嘶的战斗场面仿佛跨越时间,与雨幕下笼罩的相城重叠。正因为先烈的斗争与牺牲,才换来今日相城的静逸。

作为皖南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如今的我已过二十岁,曾经保家卫国的霍去病、辛弃疾也是这个年纪,可他们却已在战场的刀光剑影里保家卫国建立功业。

将军亭里的硝烟味似乎还未散去,飘摇的秋雨中,我实在无法鼓起勇气与曾经那个踌躇满志的自己相拥。秋日的雨不像春雨那么黏,也不像夏雨那么狂。淅淅沥沥后便渐渐停歇。空山新雨,洗净了山林,也洗净了我的心房。

雨打木叶,山间一片沙沙作响。几株劲松傲然挺立,像极了影视中志在四方的孤傲游侠。这一幕映在眼帘,心头万般思绪顿时如雨纷飞。

曾几何时,少时作文中的雄心壮志在被旁人提起,自己只能羞涩一笑,轻描淡写地将其解释为年少轻狂时的大言无当。被游戏、电影、短视频塞满的心房在这一刻莫名空空荡荡。这一刻将军亭历史的沧桑不由得让我回想起,曾经满腔的热血将肆虐疫魔,在靠近那个有些模糊的背影,每走一步似乎都在追溯儿时的梦想,每走一步,仿佛都在印证着曾经的过往。我不由得越走越快,越走越快,想要追赶上那个年少轻狂,志在四方的少年。

我想在明年的将军亭,邂逅今年的自己。那时我将站在他的面前,笑着问他,如今的自己又有几分像从前那个身披战袍,无畏戈矛的青葱少年?



想起大漠的骆驼草

任玉洁

30多年前,我到西北空军某试验基地当兵。在广袤无垠的戈壁滩上,我第一次看见一种叫骆驼草的植物。夕阳西下,一簇簇的绵延向远方。

部队一位老兵告诉我,骆驼草又名骆驼刺,枝上多刺,叶片小,属落叶灌木。身躯矮小,但根系发达,扎根极深。不怕风沙,不怕干旱。即使一年不下雨也不会枯死。

骆驼草与红柳、胡杨并称沙漠“三勇士”。狂风吹不倒,砂砾埋不掉,酷暑不蔫,严寒冻不死,千涸旱不枯。她以一种不息、不死、不灭的精神,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不屈与顽强。

夏日的茫茫戈壁是一个巨大的火炉,炙烤着军营这块禁区内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松柏远离了,白杨却退却了,蒿草认输了,唯有骆驼草以顽强的毅力,将自己的根盘亘交错,悠然迂回,深深植入地下一米、两米、五米、十米、二十米……直到与地下的湿气相接,直到与沙滩的血脉相通。

冬天的无垠戈壁是一个巨大的冰

库,彻骨的寒冷注视着这片禁区内的一切生命,只有骆驼草身披冰雪,傲然挺立,在无语中守候着荒漠。即使沙漠戈壁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她依然沉着应对,以其柔韧而富有弹性的身体随风起舞,最终在风魔筋疲力尽时回复宁静。

骆驼草不仅有顽强的意志,而且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当地一位老牧民告诉我,之所以叫骆驼草,是因为她和骆驼有着密不可分生死与共的关系。其二者有着共同的性格,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志向……

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孤独的,骆驼草亦是孤独的。她们在相遇的那一刻,用自己的方式彼此理解,骆驼草勇敢地挺起胸膛,让骆驼吃掉自己的枝、自己的叶、自己的花,以自己弱小的身躯支撑着骆驼踏上遥远的行程。

“没有牡丹红,没有菊花香;没有杨柳青,没有松柏长。我们是那不知名的骆驼草,我们生长在无际的大漠上……”

每当我哼起这首老歌,就自然而然想起陪伴我四年军旅生涯的骆驼草。